

主持人语：世界意识 从何而来

赵白生

世界意识，如何界定？

“世界”这个词，蕴含着两个维度。“世”的维度，乃“历史维度”，所以，世界意识，首先指“历史意识”。“界”的维度，即“地理维度”，因此，世界意识，核心为“地理意识”。难道说，世界意识，是一门“历史地理学”？这样说，也无妨。世界意识，实际上，是三重整合。博古通今，时间上的整合；打通东西，空间上的整合；古今东西的交汇处，时空之整合，世界意识，应运而生。

操作起来，古今东西，宏阔无垠，往往给人一种大而无当的绝望感。怎么办？培养世界意识，我们首先想到了分解法：把古今东西，拆分为古之东西和今之东西。然后更进一步，分而再分，以致可解。也就是，把今之东西，分为一年之东西，试图把它做成某类“年度史学”。这就是做“世界文学年度报告”的缘由。世界文学年度报告，年年做，目的是想培养一种世界意识，建构一种宏观诗学。

确切地说，世界文学年度报告，属于“动态研究”范畴。鲁迅说：“外之不落于世界之潮流，内之弗失民族固有之血脉。”做中国文化书院时，汤一介讲：“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。”如何不落后于“世界之潮流”，怎样“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”，做世界文学的“动态研究”，走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，不失为一良策。

“动态研究”，说到底，是一门“通今课”。下面是这门课的预热题：

一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响当当的名字，给人一个错觉：拉美文坛第一人，兼唯一人，他当之无愧。实际上，他的偶像是拉美文坛的“男一号”——那位他发誓要“日日苦读”的人。无意中，他写的东西跟古希腊大师的杰作撞车，差点

背负“剽窃”之名，那位大师转而成了他的楷模。早期操刀运笔，他膜拜美国南方某文豪，效仿之迹，昭然若揭。日本某巨匠的作品，移花接木，“穿越”他的两部小说。一谈起马尔克斯，我们总爱说，他影响了谁谁谁，但我们忽略了他的“逆影响”。写这么多，无非是想说，取法乎上，不能说不，但要至至上之境，是不是还要取法乎“世界文学之上”？

二、话说当下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“马字军”。《时代》周刊的年度人物不选马云，算不算败笔？可是，要是选了马云，马马拉怎么办？再当一次？十七岁就得诺奖，这个记录，破天荒。然而，我真正关心的是，《我是马马拉》能跟世界名著《安妮·弗兰克日记》相提并论，升经入典吗？

三、《博格的女儿》居然引用了王阳明，南非人戈迪默怎么知道中国贤哲的？

四、诺奖评委偏爱法国作家，为什么？

五、“To be frank, I'm ashamed to be Australian……”。“老实讲，当澳大利亚人，真丢人”，理查德·弗拉纳根（Richard Flanagan）如是说。他的话，反响大，因为前年他的名头特别大。澳洲首相的环境政策不得人心，作家就敢说良心话。这样的国家，环境能坏到哪儿？

第一个问题，库切的随笔集里有线索。其余问题，只是“天问”，挑逗一下，二〇一四年度，世界五大洲文学的“热知识”，我们到底知多少。如果你所知寥寥，不必心虚，世界文学年度报告年复一年做，我们理直气壮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世界之大，我们也知道不了多少。

可见，培养世界意识，建构宏观诗学，难哉！